

SHIJIENWU
MINGZHU
世界文学
名著

图文双色版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(下)



SHERLOCK HOLMES

(英)柯南道尔◎著 / 齐秀◎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(下)



SHERLOCK HOLMES

(英)柯南道尔◎著 / 齐秀◎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/(英)柯南道尔(Conan, Doyle, A.)著;
齐秀译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1999(2010年.1重印)

ISBN 978-7-80094-714-8

I. 福… II. ①柯…②齐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15260号

书 名	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著 者	(英)柯南道尔
责任编辑	门书文
装帧设计	大 章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 1/16
印 张	40
字 数	500千字
版 次	1999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3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094-714-8
定 价	39.60元(上、下)



恐怖山谷



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

第一章 警告

“我的意见更偏向于……”我说。

“这话让我来说会更好一些吧。”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打断了我。

我自认我是一个耐性很好的人，可我还是要说，他以这样嘲笑的口吻打断我，还是让我非常恼火。我严厉地说道：“嘿，福尔摩斯，你有时真烦人哪！”

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思考问题，对我的抗议没有马上作出反应。他一手托着腮，甚至连摆在眼前的早饭都不记得吃了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刚从信封里抽出来的那张纸条。接着，他把信封凑到灯光前，开始研究信封和封口。

“这是波洛克的笔迹，”他自言自语道，“他的笔迹虽然我只见过两次，但我确信，这张字条是他写的。也许只有他才会把希腊字母ε的上半边写得这么花哨。不过，如果这真是波洛克写的，那一定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。”

他根本没有对我说话，而是在喃喃地咕哝，可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兴趣，也不再计较刚才他打断我的话语。



“那这个波洛克是什么人呢?”

“华生，波洛克是个笔名，仅仅是个符号罢了。可它代表的却是个变化多端的人物，让人难以捉摸。在前一封信里，他对我说过这不是他的真名，而且公然向我挑战，看我能不能在这座大城市的芸芸众生里找出他。我们要找的并不是波洛克本人，而是比他重要的和他接触过的那个大人物。你可以想象，一条伴随在鲨鱼身旁的鲭鱼，或者一头伴随在狮子身旁的豺狼，或者任何一个伴随在庞然大物身旁的不起眼的东西，那个庞然大物不仅外形庞大，而且穷凶极恶。照我看，他就属于这种情况。我对你说过莫里亚蒂教授吧?”

“那个利用科学犯罪的著名罪犯，他在那帮恶棍中十分著名……”

“你不能这样说，华生!”福尔摩斯咕哝着，表示不赞成。

“我下面正要说，公众对他丝毫也不了解。”

“机灵!你可真够机灵的!”福尔摩斯嚷起来，“我真没想到，你学得这么机敏幽默了，华生，看来我得学会小心提防才行。但是，假如称莫里亚蒂是罪犯，从法律上讲，他可以告你对他进行公然诽谤。能够让他引以为豪的只有这一点了!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家，策划过种种罪恶行径，用自己的头脑控制着黑社会，他既可以重新缔造一个国家的未来，同样也可以把他们带向毁灭的深渊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。可他的姿态实在太超然了，没有人会对这样一个物产生疑心;正是因为他谦逊的态度，所以从未受到过任何的指责。因此，就凭你说的这句话，他就可以把你告上法庭，要求你付出一年的年金，赔偿他的名誉损失。难道你不知道他是《小行星力学》这部书的著名作者?这部书登上了纯数学领域罕有的巅峰，据说科学杂志上谁也没有对它提出过批评。谁敢中伤这样的一个人呢?想象一下吧，一方是信口雌黄的医生;另一方是遭受诽谤的教授——这就是你们两人在法庭上的不同角色!华生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哪!可是，只要他那些小爪牙让我抓住把柄，我们获胜的那一天就到了。”

“真希望可以看到这一天!”我不禁真心欢呼起来，“可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叫波洛克的……”

“额，那个叫波洛克的也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，它离那个庞然大物并不远。咱俩私下可以这么说，它是整个链条中唯一可以攻破的环节。”

“只要一环可以攻破，那么整个链条也就好说了啊!”

“正是这样，华生!因此，波洛克的意义就有些重要了。在他内心深



.....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(下)



处还隐藏着朦胧的正义感，我要把它激发出来，还偶尔采取明智的物质鼓励方法，送他一张 10 英镑的钞票，他曾有一两次提前向我通报有价值的消息，那些消息具有极高的价值，因为能让我事先得知某种罪行，好采取措施防止其发生，而不是让我事后再去惩办罪犯。我毫不怀疑，假如我们有揭开它的密码，准会发现这封信就属于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性质。”

福尔摩斯把那张纸条平铺在空盘子上，我站起身，俯身在他后面，看上面那些奇怪的字符，字条内容如下：

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

道格拉斯 109 293 5 37 伯尔斯通

26 伯尔斯通 9 47 171

“福尔摩斯，你从上面看出什么了？”

“他肯定是想把秘密传达给别人。”

“可是，没有密码的密码信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密码完全没用。”

“你怎么说‘在这种情况下’？”

“我不用密码就可以破译许多加密文字，就好像读报纸广告栏里的不完整文字一样简单。那种幼稚的手段不但不会让人觉得头疼费解，反而会让聪明人的头脑感到愉悦。但这次完全不同。它并没有指出固定的字眼，而是指的是某本书中某一页上的某些字眼。不告诉我是哪本书的哪一页，我也无能为力。”

“那为什么有‘道格拉斯’和‘伯尔斯通’这两个字眼呢？”

“这说明这本书就缺这两个字。”

“那他怎么不说明到底是哪本书呢？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你的聪明机智，总是能让朋友们感到喜悦，如果你，你会把密码信和密码塞进同一个信封吗？如果信件一旦投错，你也就暴露了。但是他现在的安排却恰恰表明了他的智慧，除非两封信都出了差错，才可能给他带来危险。我们应该马上收到第二个邮件了，这个邮件肯定包含解释的文字，或者是查找这些符号代表内容的书，不这样的话就太奇怪了。”

果然不出他所料，没过几分钟，佣人比利就进来了，送来我们盼望的那封信。

“相同的笔迹，”福尔摩斯打开信封时说，“上面还有签名。”他展开

信笺时显得兴高采烈，接着说，“嘿，华生，咱们有进展了！”可是他看完信后，双眉却紧锁起来。

“哎呀，这可太让人失望了！华生，咱们所有的愿望可能都要化为泡影了。但愿波洛克这个人不会遭到不幸。”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：

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：

这事我不想再干了，这太危险了，他应该怀疑上我了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怀疑。我刚在装有密码的信封上写好地址，他就意外出现在我面前。幸好我把信藏起来了。万一让他看见，那我可就惨了。可我从他目光里看出了不信任的神色，请你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了吧，反正它对你没用了。

弗莱德·波洛克

福尔摩斯坐在那里，手里摆弄着这封信，皱着眉两眼凝视着炉火。

福尔摩斯终于说道：“但愿不会出事，他只是自己吓自己罢了。他自己心虚，自然会从那个人的眼神里看出谴责的神色。”

“那个人，我猜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。”

“一点儿也不错！他们那伙人，只要一提到‘他’，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。能对他们所有人发号施令的只有一个人。”

“可他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“哼！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假如欧洲第一流的智囊在跟你作对，他背后还有黑社会的各种势力，那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。反正咱们这位朋友波洛克已经被吓傻了，你可以比较一下信纸上和信封上的笔迹，就能看出，字迹清晰的信封是那个不速之客突然来访前写的。而信纸上的字呢，潦草得几乎分辨不出来。”

“他干吗非写这封信不可？不了了之不就得了？”

“他这是怕我去查问，那样的话，他可能就麻烦了。”

“没错，”我说，“他当然会有这种忧虑。”我拿起那封密码信，皱着眉头看着，“明知这张纸片上有重大秘密，却破译不了，真气人！”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把没吃过的早饭推到一旁，嘴里叼着气味难闻的烟斗。他一陷入沉思，烟斗就成了他的好伙伴。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，两眼凝视天花板，说道：“没准你那个马基雅维利的知识面不够广泛，遗漏了一些东西。我们单凭推理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。这个人编写密码信是以一本书为蓝本的。这可以作为咱们的出发点。”

“这个出发点范围也太广了！”

“那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。我仔细一思索，就觉得这事不太费解。关于这本书，我们看出什么迹象没有？”

“我是一点发现都没有。”

“嗯，不见得那么糟吧。这封密码信，开头是个字体很大的 534。你也看到了，那本书很厚。所以我们就把 534 当成是他编这个密码凭借书籍的页数。这样我们也算是有点进展了。那么，接下来的符号是 C2，你应该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吧，华生？”

“第二章，这是很显然的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，华生。你先听一下我的想法，既然已经指出了页码，说出章节是不是有点啰嗦呢。再说啦，假如 534 页还在第二章，那第一章就长得令人不忍卒读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那一定是代表第几栏！”我嚷道。

“你真聪明，华生。今天早上你简直是太聪明了。如果不是第几栏，那我就是个傻瓜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已经想象出一本很厚的书，每页分两栏排印，每一栏又相当长，因为在这信中，有一个数字是 293。现在我们的推理是否到头了？”

“恐怕是的。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你也太低估你自己的能力了吧，再仔细想一下！假如这是一本不常见的书，他准会打算把书寄给我。可他在计划夭折前，没准备寄书，只是通过信件把线索告诉我。他在这封信里就是这么说的。这就表明，那本书很容易找到。这书他有一本，他认为我也有一本。总之，华生，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。”

“你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。”

“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查找范围已经缩小到一本常见的厚书上了。而且书分两栏排印。”

“我猜到了，一定是《圣经》！”我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。

“华生，你太聪明了！虽然我认为推理方向值得赞扬，但还不够精确，如果莫里亚蒂的同事手边不太可能有这么一本书，那么我不会朝这个方向考虑。还有就是《圣经》的版本那么多，很难设想两个版本页码都相同。这本书显然是版本统一的。他知道他那本书上的 534 页肯定跟我这本书上的 534 页完全相同。”

“符合这种条件的书简直太少了！”

“非常有道理。这正是我们的突破口。我们的查找范围缩小到了一本版本统一的书，而且人人都有。”

“火车时刻表?!”

“华生，还是不够准确。火车时刻表上的字眼精确凝练，但词汇数量有限，很难选择它来传递普通消息。那么，同样的理由，字典也不适用。那么还有什么书籍呢?”

“年鉴!”

“太好了，华生！你这次猜错才怪了！年鉴！让我们来仔细想想惠特克年鉴的条件吧。这是本常用的书，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分两栏排印。我记得这书的开头用词非常精炼，后面却相当啰嗦。”福尔摩斯把那本书从写字台上拿起来，“这是第534页，第二栏，我看这是很长的一栏，讲的是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。华生，请你把这些字记下来！第13个词是‘马拉塔人’，恐怕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，第127字是‘政府’，这个字眼对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都有点不相关，当然。也不能说什么关系也没有。马拉塔人政府做了些什么呢？哎呀，下一个字眼是‘猪鬃’。我的好华生，咱们吹了！此路不通！”

虽然话说起来很轻松，可是他浓浓的眉毛却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很显然，他感到非常失望和气恼。我呆坐着，一筹莫展，两眼凝视着炉火，心头闷闷不乐。忽然，福尔摩斯的一声欢呼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。他奔向书橱，取下另一本黄色封面的书。

“华生，咱们太超前了，所以才吃了亏！”他嚷道，“追求时髦是要受到特别惩罚的。今天才1月7号，咱们就抢先买了这本新年鉴。或许，波洛克的那封密信，依据的可能是一本旧年鉴。毫无疑问，假如他把那封解释密码的信寄来，准会告诉我们这一点的。现在我们看看第534页都讲了些什么。第13个字是‘有’，看来有希望。第127个字是‘危险’，”福尔摩斯兴奋得两眼闪闪发光，他一个个数那些字，细长的手指在颤抖着，显然心情非常激动。“‘有危险’，哈！哈！好极了！华生，把它记下来。‘有危险……时间……紧急……’，接下去是‘道格拉斯’这个人名，再下面是‘富人……居住区……现在……在……伯尔斯通地方……伯尔斯通宅子……信任……危险……临近’。你看，华生！你觉得纯推理的成果如何？如果鲜货店出售桂冠这种商品，我一定让比利去买一顶来。”

福尔摩斯一边破译，我一边把那些词句写到一张书写纸上。我全神贯



注看着这些奇怪的词句。

“在我看来，他只能勉强的表达自己的意思。”我说道。

“不，他干得简直太妙了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仅仅靠一栏文字去找那些用来表达自己意思的字眼好像有点难度。所以只好留下空白，让收信人用智慧去破解。这封信的大体意思就是，一些残忍的家伙正要对付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，不管这个人是谁，信上说他是一个富有的乡绅，他确信事情已迫在眉睫了。他找不到‘确信’这个字眼，只能找到与它意思相近的字‘信任’来代替。我太佩服我们了，居然能够分析出专家级的结果！”

福尔摩斯如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虽然他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，心中些许会有些遗憾，但他对自己勉强合格的工作成果还是略感欣慰的，那是一种不带个人偏见的欣喜。福尔摩斯为自己的成果感到喜悦，不禁轻声发笑。正在这时，比利推开门，和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一起走进屋来。

当时是18世纪80年代末，亚历克·麦克唐纳的声誉远不如现在。那时的他还很年轻，但是，他能够把交给他的所有案子都办的非常漂亮，因而成为侦缉队深受信赖的成员。他身材高大，体格健壮，一看就知道他有过人的体力；他额头宽大，一双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似乎在向人们展现他敏锐的观察以及超群的智力；他这个人沉默寡言、性格顽强、一丝不苟，说话带着很重的苏格兰阿伯丁口音。

福尔摩斯已经帮他成功破了两个案子，但是他只得到了享受靠智慧排解疑难的快乐，因此也得到这个苏格兰人对这位非专业同行的尊敬和热爱，一旦遇到难解的问题，他就老老实实向福尔摩斯讨教。平庸的人永远不会看到别人的优点，但是聪慧的人一直在寻找别人的优点。麦克唐纳就是属于那种聪慧的人，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教并非有失身份，因为无论凭才能还是靠经验，福尔摩斯都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侦探。福尔摩斯不善交际，可是他并不讨厌这个身材高大的苏格兰人，见了麦克唐纳，他总是面带微笑。

“早啊，麦克先生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祝你顺利，是不是又有什么案子发生了？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”这个警官微笑着说，“一小口酒可以驱走清早阴冷的寒气。谢谢你，我不抽烟。我还得赶路，因为你最清楚，案发后的最初几个钟头非常重要。可这……这……”





警官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下来，目瞪口呆的盯着桌子上的那张纸。他看的是我草草记下密码信的那张纸。

“道格拉斯?!”他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伯尔斯通?!这是怎么回事，福尔摩斯先生?啊，你简直是个魔术师，你到底是从哪儿搞到这两个名字的?”

“这是华生医生和我破译一封密码信时得到的。但这两个名字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呢?”

警官一脸诧异的望着我们两个：“就是这两个名字，伯尔斯通宅子的道格拉斯先生今天早上被人暗杀了!”

第二章 福尔摩斯的论述

这种时刻简直太富有戏剧性了，貌似我的朋友就是因为这种令人激动的时刻而存在的。他对这个消息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，甚至连基本的情绪变化都没有。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性格中有残忍的成分，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受到过度刺激，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了。虽然他的情绪没有亢奋，但是他冷静的理智使得他的洞察力却极其敏锐。一听到这个简短的消息，我便感到恐怖，可福尔摩斯却丝毫不露声色，脸上有着科学家那种理性的冷漠，仿佛眼前看到的不过是过饱和溶液里析出了结晶体。

“简直太神奇了!”他说道。

“看来你并不感到吃惊!”

“麦克先生，我只是对这事感兴趣，但不能说吃惊。我为什么会吃惊呢?我从一个人那里收到一封匿名信，知道这封信是重要的。信上警告我说，某个人正面临着危险。果然，还没到一个小时，这个危险已经变成了现实，面临危险的那个人死了。你看到这事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但我并不感到惊讶。”

他用了短短几句话，把这封信和密码的事情向那警官讲了一遍。麦克唐纳坐在那里，双手支着下巴，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。

“今天早晨我本打算去伯尔斯通，”他说道，“我来这里就是想问，你和你这位朋友是否愿意跟我一道去。不过，从你刚才提供的情况来看，我们也许在伦敦办得更好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这简直就是笑话，福尔摩斯先生!”警官嚷起来，“这两天，报纸上登满了‘伯尔斯通之谜’。但是罪行还没发生，伦敦已经有人预料到了，



这还算是什麼谜呢？我认为只要我们把这个人抓住，案子自然而然就会破了。”

“你根本不用有任何怀疑，麦克先生。但你打算怎么去抓这个所谓的波洛克呢？”

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的信封翻过来看了看，说：“这封信是从坎伯威尔寄出的，这并不能帮助我们。你说过，名字是假的，所以也就不会查出什麼。你不是说你给过他钱吗？”

“对啊，给过两次呢。”

“怎么给的？”

“只需要把钱寄到坎伯威尔邮局就可以了。”

“那你没有去看看是谁取走的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警官感到很吃惊，带着有些诧异的口吻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。我答应过他绝不追查他的行踪。”

“你认为在他背后会不会有个？”

“我知道当然有。”

“就是你对我提起的那位教授？”

“一点儿也不错！”

警官麦克唐纳微笑着说道：“说实话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民事部的人都认为，你对这位教授有点儿偏见。我曾亲自调查过这件事。他看上去既有学问，又有才干，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。”

“你们的人竟然培养起了对天才的兴趣，这简直太让我兴奋了！”

“老兄，人不能不承认事实嘛！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拜访他。我和他针对日食的问题闲聊了一阵。可我实在想不起来引起谈这个问题的话由了，不过他当时拿出一个带反光镜的提灯，照在地球仪上，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把事情说清楚了。他还借给我一本书。不怕你笑话，我在阿伯丁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但我完全看不懂那本书。他面容瘦削、头发灰白，说话时的神态如同一位优秀的牧师。我们分手的时候，他拍着我的肩膀，那时候感觉就像是即将步入社会，要去面对冷酷的求生搏斗时，父亲在为你祝福。”

福尔摩斯不禁笑出声来，搓着手说道：“这简直太棒了！麦克唐纳，我的朋友，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会见，让你深为感动，如果我没猜错的



话，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教授的书房里吧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

“那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房间”

“精致还不足以形容，简直就是非常华丽了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你当时是坐在他写字台对面？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

“太阳照着你的眼睛，而他的脸则处在暗处，对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那是在晚上。不过我记得当时灯是亮着的，灯光正好可以照在我脸上。”

“恩，就是这样了。你注意到教授座位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吗？”

“我没有漏掉太多东西，福尔摩斯先生。也许这就是跟您学习的结果。不错，我看见那幅画了，画上是年轻女子，两手托着下巴，眼睛斜瞅着人。”

“那幅油画是让·巴普蒂斯特·格罗兹的作品。”

警官尽量表现得感兴趣。

“让·巴普蒂斯特·格罗兹，”福尔摩斯两手指尖抵在一起，仰靠在椅背上，继续说道，“是一位法国画家，曾显赫一时。当然，我指的是他的绘画生涯。与格罗兹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很高，现代批评家不但认可当时对他的评价，而且对他的评价甚至要更好。”

警官心不在焉地说道：“那我们呢？我们是不是最好……”

“我们谈的正是这件事，”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说，“我说的这一切，都跟你称作‘伯尔斯通之谜’的案件有非常直接和极为重要的联系。这样跟你说吧，这正是这桩案件的核心。”

麦克唐纳露出苦笑，朝我看了看，仿佛是在向我求助。他说：“我有点跟不上你的思路了，福尔摩斯先生。我无法理解，一个昔日的画家跟伯尔斯通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对于侦探来说，任何知识都是有用的。”福尔摩斯评论道，“格罗兹有一幅名叫‘牧羊少女’的油画，这幅画1865年在波梯利斯拍卖，卖到了120万法郎，折合4万多英镑。虽然这是一桩琐事，不过这应该能引起你的思考吧。”

这事的确引起了警官的思索。他真的显出了兴趣。

“也许我该提醒你，”福尔摩斯继续说道，“教授的薪金可以从几本可

靠的参考书查出来，每年是 700 英镑。”

“那他怎么买得起……”

“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？”

“哦，这倒值得注意了，”警官一边沉思一边说，“请你继续讲下去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对你分析问题已经非常感兴趣了，请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福尔摩斯微微一笑。只有当他受到别人真诚的钦佩时才会露出热情，这可是个艺术家的真实性格。他这时问道：“到伯尔斯通去的事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有充足的时间，”警官瞅了一下表说，“我们门口的马车用不了二十分钟就能到维多利亚车站。说起这幅画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你刚才提到那幅画的时候，我突然记起来，你曾说过你从来没有见过莫里亚蒂教授啊。”

“是啊，一次也没见过啊。”

“那你怎么对他的书房会如此了解呢？”

“啊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去过他家三次，但是一直没见到他。最后一次去的时候，我擅自把他的文件检查了一遍，结果却完全出乎我意料。”

“你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正是因为什么也没发现，所以我才感到惊奇。不过，你现在已经清楚这张画的意义了。它说明，莫里亚蒂是一个及其富有的人。但是，他的财富是哪儿来的呢？他至今未婚，弟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火车站站长。他每年的收入只有 700 英镑，但是他却拥有一幅格罗兹的油画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这个问题已经很明显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他的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得到的了？”

“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当然我这么想还有别的理由。太多的蛛丝马迹已经隐隐约约把这张蛛网的中心暴露了，那只有毒的家伙就是潜伏在那里。我只提到这位格罗兹，因为你自己已经亲眼见到了。”

“这个嘛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你刚才说的简直太奇妙了。但你能把刚才的话讲得更清楚一点儿就更好了。那你认为他的钱究竟是打哪儿来的？伪造钞票，私铸钱币，还是盗窃？”

“你知道乔纳森·怀尔德的故事吗？”

“很熟悉的一个名字，他是不是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啊？我对小说里描



世界文学名著

写的侦探向来不感兴趣。那些人物办案总是不让人家知道他们是怎么办的，好像全都来自灵感，根本不是真正办案。”

“乔纳森·怀尔德不是小说里的侦探。他是一个作案高手，生活在上一个世纪，大约是在 1750 年前后。”

“那他对我就没有什么用了，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。”

“麦克先生，在你一生中，闭门读书三个月，每天读 12 个小时的侦探年报就是最实际的事情。任何事物都是周而复始的，甚至莫里亚蒂教授也不例外。乔纳森·怀尔德是伦敦罪犯们的幕后指使者，他凭自己的智慧向伦敦的罪犯们提供作案计划，靠自己的组织从他们那里收取 15% 的佣金。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将来不一定不会发生。我和你讲一两件莫里亚蒂的事，或许你会感兴趣。”

“我发现我现在对你讲的一切都很感兴趣。”

“我偶然发现了他这根链条的第一个环节，一头是这个罪大恶极的人物，另一头是上百个无法无天的打手、扒手、敲诈勒索犯和耍花招骗钱的赌棍，他们犯过的罪行五花八门。给他们出谋划策的是塞巴斯蒂安·莫兰上校，而法律同样制服不了这位‘参谋长’。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给他多少钱吗？”

“大约多少。”

“一年 6000 英镑，这仅仅是出谋划策的报酬。美国的商业原则你应该明白。我得到这些情报纯属偶然。他的报酬比首相的收入还要多呢。仅仅根据这一点，就可以想象出莫里亚蒂的收入究竟有多少，也能想象一下他从事的活动的规模。还有一点，最近我特意侦查过莫里亚蒂用的一些支票，但是那只是些普通支票，本身并没有问题，只是他用来支付家庭用度的。这些支票来自六家不同的银行。这一点使你产生了什么印象呢？”

“你会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？”

“谁也别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。我毫不怀疑，他开了二十个银行账户。他的大部分钱很可能存在国外，不是在德意志银行，就是在法国里昂信贷银行。以后要是你有一两年空闲时间，我建议你研究莫里亚蒂教授。”

麦克唐纳对福尔摩斯越来越感兴趣，他听得都出了神。可他毕竟是个讲究实际的苏格兰人，现在他的思绪又回到当前这个案子上。

“他反正会存款的，”他说道，“你这些事情实在太有意思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咱们回到正题上来吧。你刚才说那位教授跟这案子有牵连，就是



你从波洛克这个人寄给你的警告信中得到的结论。咱们能不能试着再往前推一步呢？”

“我们可以找出其中的犯罪动机。根据你原来的说法，这是一桩难以解释的凶杀案。如果说犯罪的起因与我们的怀疑相符，那么作案动机可能就会有两种。首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莫里亚蒂对他的党羽实行的是专制统治，他有极其严格的纪律。在他的统治法典里，唯一的惩罚形式就是处死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被害人道格拉斯以某种方式背叛过他的首领，被这个首领的某个部下知道了，等待他的将是对他的惩罚，这个惩罚要让了解他的所有人都知道，当然是为了让所有的下属感到死亡的恐惧。”

“嗯，但是这只是一种猜想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我们还可以这样去想，就是莫里亚蒂按照那种行当的规矩策划了惨案。那里有没有遭到过抢劫？”

“不大清楚。”

“如果没有，那么只有第二种假设比较接近。或许有人已经许诺莫里亚蒂， he 可以从策划这桩罪案中分得部分赃物，要么就是别人给他很多钱，叫他召集下属犯下这一罪恶勾当。两种设想都有可能。可是，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，甚至是可能出现的第三种综合性的可能，咱们必须到伯尔斯通去找答案。我太了解咱们这个对手了，他不可能在这里留下任何痕迹，因为他担心我们会找到他。”

“那咱们就一定要去伯尔斯通！”麦克唐纳跳起身嚷道，“比我预计的晚多了。先生们，现在你们只有五分钟的准备时间，行动吧。”

“这已经足够了，”福尔摩斯说着跳起身，匆忙脱下睡衣，换上外套。“麦克先生，等我们上了路，请你详细告诉我一切案情。”

所谓的“一切案情”少得令人失望，却足以让我们确信，这桩案子非常值得深入研究。福尔摩斯听着那点少得可怜的案情，不由面露喜色，两只瘦巴巴的手相互搓个不停。过去几个星期百无聊赖，显得尤为漫长，这段时间终于过去，如今终于有一件可以让他发挥才智的案件了。他的这种非凡才干就像各种特殊功能一样，当无所事事时，他是绝对不能忍受的，他觉得无所事事只会让他敏锐的头脑衰退迟钝。

夏洛克·福尔摩斯终于等到了要求他解决的案子，他两眼炯炯有神，苍白的两颊微微露出红晕，激动的脸孔上神采奕奕。他坐在马车上，上身前倾，聚精会神倾听麦克唐纳讲述这个案子的经过。警官向我们解释说，



送奶火车清晨捎来的一份草草写成的报告就是他们仅有的根据。当地的官员怀特·梅森是他的好朋友，当别的地方需要帮忙的时候，麦克唐纳总是能够提前得到消息。这桩案子非常棘手，需要大城市的专家去协助解决。信的内容是这样的：

尊敬的麦克唐纳警官：

本函供你本人过目，请求阁下协助的正式文件已另函送递警署。为方便迎接，请你乘早晨任一班车抵达伯尔斯通，请赐电通知。倘若我不能离开，我会派人前去迎接。案件是在奇特，务请火速赶来。如能邀福尔摩斯先生同行，务请尊驾。此案疑点众多，他会对此非常感兴趣。我以为整个案情颇具戏剧性。我敢发誓，此案非比寻常！

“你的朋友很聪明。”福尔摩斯评论道。

“你说的非常对，先生。在我看来，怀特·梅森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。”

“好，还有其他的情况吗？”

“没了，他会把所有情况都告诉我们的。”

“那么，格拉斯先生和他惨遭暗杀的事实你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？”

“是随信附上的正式报告上说的。因为‘惨遭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术语，所以报告上没有用这两个字。只是说死者叫约翰·道格拉斯，伤在头部，是枪伤；案发时间是昨天夜里近午夜时；还说这案件是桩谋杀案，但并没有拘捕任何人。这个案子让人迷惑不解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些。”

“好吧，麦克先生，如果你不反对，我们就谈到这里吧。资料不足还是不要过早做出判断。我看眼下只有两件事实：伦敦来了个大智囊，苏塞克斯郡那里有人死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查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。”

第三章 伯尔斯通的惨案

伯尔斯通是苏塞克斯郡北部边界地区的一个小村落，这里历史悠久，房屋是木结构的，外面抹着灰浆。这里和几个世纪以前没有什么区别，但由于这里风景优美，位置不错，吸引了很多富有的人在这里定居，四周的树林中可隐约看到他们建造的别墅。当地人认为，这些树林是英格兰东南部大森林的边缘，大森林向北延伸，抵达白垩丘陵地带后渐渐稀疏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，一些小商店应运而生。可以预料，伯尔斯通不久便会从